白先勇

圖16 白先勇

《白先勇作品集》出版 四散的書兒書女回家

2008年，對於邁入71歲的白先勇（1937-）而言，無異是「人生七十才開始」的最佳寫照。首先是多年來作品版權分散在多家出版社的他，今年終於在天下文化的斡旋下得到授權，推出12冊《白先勇作品集》，這也是目前為止最完整的白先勇全集。而他曾任教30年的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則是在5月為他舉辦了一場以「重返現代：白先勇、《現代文學》與現代主義」為名的國際研討會。在台灣，不約而同的，政治大學也在10月舉辦了「白先勇的文學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則是在今年獲捐款成立了「白先勇文學講座」。即便走遍世界仍自詡為是「永遠的台北人」的白先勇，在今年的台北文學季中，以《台北人》榮獲「台北文學十書」第1名。《台北人》繼《孽子》之後，也在日本出版了日譯本。作品《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改編為舞台劇搬上舞台，並在台灣舉行6場公演。熱愛崑曲的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後製作的崑曲新作《玉簪記》也於今年在中國蘇州演出。

2008年，應該可以說是白先勇文學生涯中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除了文學成就獲得各方肯定與推崇之外，也可以看到自1960年代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以來，白先勇對於文學的熱情與創作力仍舊熾熱如17歲少年。在文學史上，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白先勇都已然佔有一席之地；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永遠的尹雪艷、歷盡滄桑的金大班，還是敢愛敢恨的玉卿嫂，又或者是《孽子》裡頭那群失去窩巢的青春鳥們，在時間之河的淘洗下依然清晰、生動。

施叔青

圖17 施叔青

「女性作家不能夠在大河小說的園地缺席」

施叔青（1945-）是台灣當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從17歲的〈壁虎〉以文藝少女之姿登上台灣文壇開始，這位鹿港女兒從少女寫到頭髮花白，又從香港寫回台灣，孜孜不倦筆耕近五十載，今年終於獲得「國家文藝獎」的肯定，同時也是第1位

得到這項殊榮的女性作家。

在得獎感言中，施叔青提到她一路以來的文學使命是不能夠讓女性作家在大河小說的園地缺席。大河小說一直以來幾乎都是男性作家的天下，而向來「以小搏大，從邊緣寫中央」的施叔青，不管是「香港三部曲」中的妓女黃得雲、《行過洛津》中的戲子許情，還是《風前塵埃》中日治時期的灣生日本女性橫山月姬，都看得出來施叔青試圖跳脫過往男性敘述歷史框架的野心，藉由底層邊緣人物發聲重現台灣歷史面貌的企圖。而不同於「香港三部曲」以黃得雲三代家族史做劃分，在書寫策略上，「台灣三部曲」為了呈現台灣歷史政權轉移所造成的斷裂特色，改以不同的統治政權區分。目前，她正在著手進行第3部的資料蒐集及寫作，可以預見「台灣三部曲」的完成將會是台灣文學史上的又一次豐碩成果。

從1999年的《微醺彩妝》到正在進行的「台灣三部曲」，這一連串將近十年的創作軌跡，既是施叔青以小說為台灣立傳，出走後回歸的一趟旅程，也刻印了這位將頭髮寫白的女性作家在文學道路上一次次的自我挑戰與自我完成的痕跡。同時，大河小說做為台灣文學史中一種特殊的存在，施叔青的書寫為此開闢了一種新的可能與路徑。

胡長松

圖18　胡長松

「母語使我的文學出現了春天的光」

2008年胡長松（1973-）以《金色島嶼之歌》榮獲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台語小說金典獎，同時也推出他第1本台語詩集《棋盤街路的城市》。胡長松並非一開始便是以母語創作，出身高雄柴山的他，在創作之始便以高雄作為小說的主要舞台；從1997年獲得「第3屆王世勛文學獎」小說首獎的《柴山少年安魂曲》到《骷髏酒吧》以及《烏鬼港》，胡長松被認為是戰後第4代新鄉土文學作家。他的華語作品一方面吸納了西方文學技法，另一方面繼承了鄉土寫實的道路，例如《骷髏酒吧》便以西方魔幻寫實主義技巧刻劃了港都高雄的底層民眾的眾生相。

一直到2000年才開始嘗試以母語創作的胡長松，2001年在《台灣e文藝》上陸續發表台語詩和台語小說，並主編過《台灣e文藝》、《台文戰線》。因為早期的華語寫作經驗，使得胡長松的台語作品從一開始就別樹一幟，為台語創作開發了新風貌。在得獎感言中，他以「我的文學出現了春天的光」形容用台語寫作後的